

75  
1945-2020

# 从南洋到北大的人生轨迹(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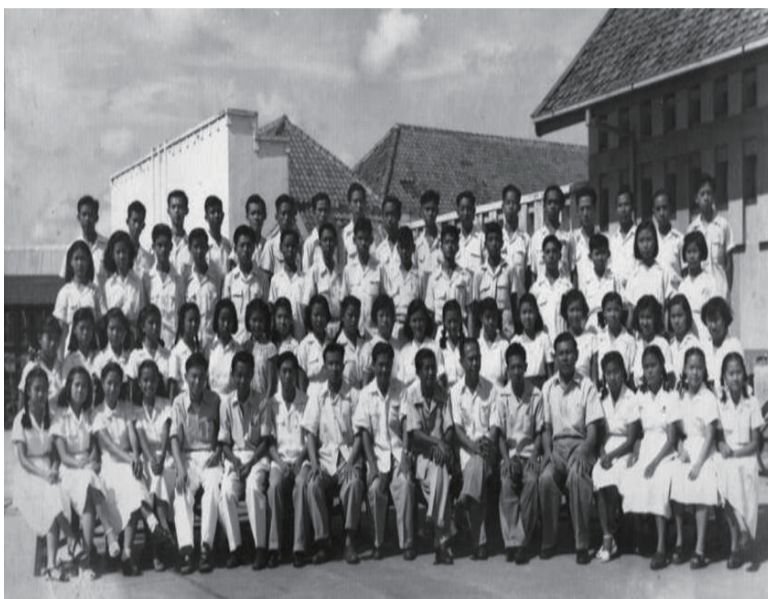
——回国“落地生根”纪实 作者：赖荣源

## 十年动乱

我作为世界经济专业的首位研究生，毕业后留系以补充教师队伍。不幸的是，此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前夕，全国笼罩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氛围。我到任不久，在教学岗位上还未及起步，便迎来北大以聂元梓为首写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顷刻之间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之中，北京大学这座顶着强加的“池深王八多”的骂名的最高学府，又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遭受到空前浩劫。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北大校内和校外发生了许多事件，其中有一些事件在不同程度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在运动前期，北大校内率先于全国出现两派群众组织严重对立的局面，一派是当时处于“执政”主导地位的拥护聂元梓的当权派（简称聂派），另一派是因与聂派持有不同意见而受压抑，主要由经济系老师杨勋为代表的反对派（简称反聂派或杨派）。两派在校内尤其是在经济系对立斗争中渐次趋于“势均力敌”的状态。这种胶着状态并未维持多久，一个突发事件使情况发生逆转，杨勋的弟弟和她本人先后作为反革命分子被捕。这缘于江青在1966年7月25日在北大东操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主持的全校万人辩论会（实际上是赶走原中央派到北大的工作组的大会，此前江青调查北大运动伊始就通过北大广播电台宣布：“革命的跟我们走，不革命的

靠边站！”）发表的出乎一切人意外的一番讲话。在会场上她突然上台声嘶力竭地对着上万名师生说：“阶级斗争斗到我家来了！”“张韶华（当时是北大中文系学生）的妈妈张文秋是个政治骗子，她把大女儿嫁给了毛岸英，又把二女儿（张韶华）趁着毛岸青发病嫁给岸青。毛岸青根本不需要她们照顾。”“我们根本不承认张韶华是我们的儿媳妇。”然后又大声说：“李讷是个好孩子，去年在顺义四清，是你们北大的郝斌和万云一起迫害她。”江青一边说一边哭，还说她身体不好，得了一种什么病，很痛苦，头发都掉光了。全场的人被她的这番反常的讲话惊得目瞪口呆。杨勋当时“觉得在这场合她这样讲话不成体统，水平太低，影响不好”，我自己也心里想到一位政治家将家事隐私随便抖到严肃的群众大会上，不免让人想起街上泼妇的形象，的确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举动。江青当场还表示：“毛主席非常关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非常想了解运动中的情况，同志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到中南海来反映，主席很想见同志们。”过后，杨勋根据这一句话同也关心北大运动的弟弟一起找中央文革反映北大的运动情况。江青亲自接见杨勋兄弟俩，他们表示想见毛主席，但此愿望未果，迫不得已最后让江青将他们事先准备的由杨勋兄弟俩署名的一封信转交给毛主席。正是这一封信闯了一个



巴中53级初中学生毕业合影  
(前排左五黄天美老师、左六梁英明老师、左七曹辉贤老师、第三排右六赖荣源)

大祸。信上几行字的内容，主要是建议毛主席不要让江青出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并说江青出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将会给毛主席老人家带来麻烦等。后来杨勋兄弟俩因反对聂元梓，特别是建议毛主席不要让江青出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先后被聂派红卫兵扭送监狱，以反革命罪受到几年监禁。

在聂派施加的高压下，我们杨派受到批判，纷纷被迫作检查。对运动持有不同意见者是压而不服的，没有过几个月，1967年春随着北京市高校运动中出现的以北京航空学院为首的“天派”和以北京地质学院为首的“地派”两大派的对立局面，北大校内也相应地形成对立的两大派，一是由原聂派转化的“新北大公社”（简称“公社”）和由原杨派转化的“井冈山兵团”（简称“兵团”），两派分别对应于“天派”和“地派”又重新燃起“战火”，由文斗渐次转化为严重

武斗。在“执政”的聂派公社高压下，参加兵团的许多老师不得已被迫参加所谓的“下山学习班”脱离组织，我们年轻教员对那个“学习班”不屑一顾，坚决不“下山”。后来我们的宿舍被公社占领，不得已离校另找栖身之地，过着逍遥派的生活，直至中央派军宣队和工宣队进驻北大，才回到学校。

为了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和与备战相关人员的疏散工作，1969年10月在8341部队军宣队和工宣队的带领下，北大部分教职工下放到江西省鄱阳湖边鲤鱼洲的“五七干校试验农场”（后改称北大江西分校）。农场创业初期，生活条件差，住的是临时搭建的多处漏雨的大稻草棚，里面用木板搭成两层大通铺，中间拉上草帘将男女分开；用餐无副食，常吃酱油拌饭，做饭还需动员大家到荒地割野草当柴火用；用水也成问题，打井出来的水表面

飘着黄色油层，散发出铁锈味，洗澡后常引起皮肤过敏，使用前需撒明矾净化。后来几经努力，生活条件逐步得到改善。住房方面，继建有中间打了几个隔断的成排稻草屋之后，又建成几排砖房，可以分别满足家属和集体宿舍的需要。除了自行种菜和养牛、猪、鸡、鸭等外，还可以从外面买一些东西作补充，使伙食逐步得到改善。劳动条件方面也有些改善，自力兴建排灌站后，堤内遇涝可排出堤外，天旱可从堤外引水灌溉，可以旱涝保收；购置一些农用机械如拖拉机、运输卡车、打谷机及排灌设备等，减轻了大家的劳动强度；南方酷暑天夏收夏种“双抢大会战”期间也采取适当的防暑降温的劳保措施，使艰巨任务得以安全顺利地完成。

正当分校农场经过两年的建设初具规模，走上发展轨道之际，一件严重的问题使整个事情发生根本逆转，那就是血吸虫病问题。计划办干校选址时，由于当地相关人员瞒报实情，先遣人员实地调查时工作疏忽，对当地的血吸虫病疫区情况毫不知情。在农场建设过程中问题暴露出来，发生了感染血吸虫病情况，虽经采取防护措施，也不能防止病情的蔓延，且患者也出现严重的病症，威胁着大家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分校领导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及时向上级直至最高领导毛主席汇报与请示。据悉毛主席为此亲自派专人实地调查，经调查